文通

尚書

文通卷之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法

自古史之爲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刪定爲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

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章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為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略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為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褒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

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劭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

國語

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

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郎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 自史記作不復存此書之體若忽其意爲之者其遺與春秋相斷年乎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因曾史舊名目之曰史記創新義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絶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記之苗裔也

漢書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爲紀志表傳目爲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創造

皆准子長第改書爲志而已自東漢巳後遞相沿襲
日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
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
探尋易爲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爲祖述者惟左氏班
氏二家而已

史系

國史明乎得失之是非黃軒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得而攷失沮誦終古之所紀不可得而聞矣其著

尚書

見于今者則自二典始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作春

春秋

秋起于魯隱絕筆于獲麟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紀二百四十二年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

左傳

近別同異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而爲之傳或先經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發例而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纂異同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變編年之體爲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爲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六輻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氏父

子以爲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探篹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爲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八書爲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

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爲前

漢紀

漢書云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宣城太守范曄采爲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

後漢書

集刪煩補略爲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三

三國志

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略張

勃吳錄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略員半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晉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定爲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

南北史

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濟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梁

宋書

沈約[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河東裴子野又刪爲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簡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一列傳十二志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十宋劉恕等較定、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較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其它各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仁景秦記、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

南史

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

北史

北史百卷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令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備行稱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修爲書劉煦所上者是巳而猥雜無統

舊唐書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乾德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

新唐書一百二十五卷宋慶曆中復詔

五代史　宋史

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曾公亮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是爲新書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史宋初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芟爲新書故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而舊書多不列學官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眞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謀始會鞏憂去不克淳熙中洪邁合九朝爲一三十餘卷祥符中王旦亦曾撰兩朝史而不傳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

遼史　金史　元史

修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卷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所修也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共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勅修是為正史

偏記　小錄

史家流別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已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之倫類徒為後

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爲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爲之。則殽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謔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笫。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斐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家史

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家史者也家史者止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

別傳

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

雜記

地理

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干寶、劉義慶之幽明、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都邑簿　十品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秀巷用爲故實鄙哉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闕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廛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玆又何益於學者焉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敘事爲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科

評史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徵厥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天下後世之心爲一人之心不可也以一人之心爲天下後世之心蓋難乎其人也惟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古者大事書之簡册小事書之布帛有太史以職簡

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有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國。呂政隳天茂史。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然史與經異經不敢續。以道在也。至於史一代缺而一代泯如也。一郡國缺而郡國泯如也。彼其論三代也。有不尊稱

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
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乎周之季有不尊稱春
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乎
二漢而下有不稗官晉齊諸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
而爽穢遼金元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
新而其跡若臚列也是史之不可缺也史凡二家編
則左爲最紀傳則馬遷爲最左之始末在事遷之始
末在人重在事則求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若於略而
不偏重在人則求於人共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若

於繇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變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矣說者謂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敘三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繇也不知固之不能爲遷也猶史之不能爲經也以純駁論不當以繁簡論也荀悅法左而袁宏繼之其華寔亦略相當矣然譏荀者王命之載忽以東都採居西京三國乞米于隹傳雖辭粥筆之辜修怨于髡鉗漢而稱蜀未免怨望之嫌晉書雜取語林世說幽明搜神詼諧神怪犯不語之經夫

以于鄧之所獲除。王虞之所糠粃此何異魏朝之撰
皇覽梁世之修遍略耶。務多爲美。聚爲工。雅取悅
于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宋書失于限斷好爲奇說多
誣前代至于創志符瑞。尤爲不經。南齊書自馳驟。天
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更改破
析　刻彫藻繪而其文益下。陳梁二書歷三世父子
更數十年而後成。遲久不顯。遭遇亦有時也。魏書多
諛少平。㓕惡沒善。黨北朝。貶江左信穢史也。北齊類
例不一。議者少之。周書先多抵捂後務清言。謂之實

錄則吾豈敢隋書之成號五代志雖該南北兩朝而治棼理紛了然在目又天文律曆五行成于淳風用當其才千古稱快南北史删畧補缺頗汰蕪冗第其述妖兆祥謠讖亦抑晉書之魯衛矣舊唐成于五代氣陋法乖論贊靡麗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而新書不出一手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爲簡古至列傳字多僻澁識者病之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五代譽之太過軒于史記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耳不知史記自左氏而下字

所伉儷其獨冠群籍者亦由粹左國國策世本及相如方朔之文以爲楨幹而又加之以扛鼎之筆歐陽自視于史記何如哉宋史百萬言自謂詞之煩簡以事關之今古以時固矣然可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頓異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古之史法蕩蕩澌滅矣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持筆而門人一詞莫贊三傳各以意什經國語世本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而下十七代之書亦皆

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戶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自東漢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唐史司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含毫。子玄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宋史一書。其寔類此。元所壞者。宋一代耳。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

中國嫁禍斯文可重慨已元史冗爛朝報也如完者都完者拔都名止多一字屢歷無復大別惟敘事小有詳略當是一人化身前史淺謬未有若此者也故曰金史尚有法宋遼遠不及也愚於元史亦然要之固識遲遲識識固子玄識衆史柳燦識子玄雖曰詆訶實則鼓吹參家千載才難不其然乎

史官建置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自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黶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胡母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

丞相主以司馬談為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作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馬遷既歿後之續司史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又徵揚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充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

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為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為撰

史學士又有劉渋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儁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魏澹諸葛潁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隷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堦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是

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爲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實敬播之

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妄。妍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爲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圖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爲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爲提舉參政樞副爲修史其同

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閒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充修撰紹興閒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校閱當是之時專史職

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為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為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　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為起居注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塤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汶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勳臣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充總裁學士等官充副

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稱史官焉

右正史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類皆世官也漢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晉之房泰以圖法歸周滬池之會命書其年某月鼓瑟鼓缶即其事也王莽篡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盍又郤正為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太史令司馬子長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焉僞漢嘉平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

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緯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坰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祁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右列國偏方史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劭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右女史

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野史

序收 剖析 完璧 成才 雖曰 工之 其實 會之

評史粹正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迺
固既往代罕稱良家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哉唐
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
觀博滄識備馳騁古今提要鉤玄囊括殆盡觀其史
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
之暮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
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
捃摭纂若雖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

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摛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憮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覩記而信傳疑經之語適好事之談以竹書爲龜策以壁經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墻之謗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履癸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戡黎如桓溫拜表之檄遂使

侮聖

皇圖帝籙。萃遁逃之藪。璇宮瑤室。適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萬世者乎。

離經

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

事之故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覿也公索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剸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兆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爽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

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孑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飧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爲嘲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見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摹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睹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

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拘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乎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才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長編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溫公六任。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得以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徧閱舊史。旁采小說
簡牘盈浩。如淵海。抉擿幽隱。較計毫釐。上起戰國。下
目錄
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
考異
又畧舉事目。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群書。評
通志
其異同。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陳氏曰。初光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
長歷
氣朔
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
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
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也。

三國正統晉公門人嘗時已有議之者矣

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寇蜀涑水大儒因仍之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考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有二又十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齊晉故也宋之繼晉與齊梁陳相統宜屬南而南以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兩史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紹興 舉要曆

朱子曰溫公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晩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復因公遺稾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不能領其要而及其詳故不自料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綱目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黙識矣

讀資治通鑑而後知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九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喬嶽天宇澄清周覽四方悉來獻狀雖謂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刑之總會矣其書歷十九年而成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皆天下之選也自言書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證實　質誤

人未盡一紙欠伸作矣可笑哉說者謂蒯翁歷朝四十年綱目屬之門人未免脫漏又剪截文法不無勦徑然夷考其厥初蓋難言哉其黜曹氏于盜黜元氏于夷黜武曌書帝房州大義十餘炳若日星中有迂回難合瑣屑咻關者求其變而略之可也後之證實質誤洵紫陽功臣哉迨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蓋自司馬之為通鑑

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上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而弗能詳也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獻吉欲槩蔚宗而下筆且削焉元美欲挈子長而上刪且潤焉安知世無其人而遂以為見忌于造物鬼神乎

蒼頡作文字開萬世文明鬼胡為而哭天胡為而雨粟耶

正統

楊用修曰、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簒弒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巽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剛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簒弒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

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簒弒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僭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簒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簒弒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庚矣曰通也偏劉子玄

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跌也。然節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譏也。通則有譏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蒼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穌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憯竊、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

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反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先於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曾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曾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

若瀍澗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彊而不王也德之

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以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弒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予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予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瞥穢之篡弒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

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史問

明興。祖功宗德。直追三五。而史獨闕如。盖以國家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極編。本天諸儒。不領著作。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刪削則副總裁。潤色則內閣大臣。稱曰實錄。實錄于群下事類不該。其體與史異。故曰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所錄。自不能遺臣民。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

傳也人臣而銘傳其君父可以刺乎錄及臣民可盡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則不然識者病之由是野史紛出或失則寡或失則異或失則偏甚者傳疑修郤横議聚訟是非淆亂史官陳于陛上言列聖治化翔洽如日月麗天而無正史以垂一代典謨何以彰懿軌示將來請詔儒臣開局纂修書奏報可業已次第發中秘徵軼書諸儒臣亦各掺羅辨証屬事摛辭駸駸端緒矣會有中格輙報罷至今莫有舉也嘗攷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學士胡廣楊榮總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太常卿楊溥爲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爲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
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
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諧爲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
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副。再命東
陽少傅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爲副。
而監修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
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
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珤賈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
順爲副。後增侍郎吳一鵬雖可據者十六七。然非有
大製作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卽繕寫亦多訛
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其家或曠僚於朝
革國典。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臨御久。
穆宗嗣服。諸大禮咄嗟而辦。多與舊儀不合。況其他

乎。近代若雷禮大政紀。列卿表。王世貞弇山別集。琰琬錄。薛應旂憲章錄。皆博爲之地。雖未能如鄭曉之拓徵吾今言爲全書。然傳諸臣民。蔚稱秘典。焦竑采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蹟。彙而萃之。曰獻徵錄。其目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琰琬者什七。嘗陳于陛議修史。請竑分得經籍志。退而卒業。如班書故事。列傳藝文。典兼幾草創矣。昭代典則。典故紀聞諸書。雖非鄭薛雷王比。要亦可備簪筆之采擇。至于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野記。永昭二陵編。訛謾

恣行不減宋代惟沈節甫所彙紀錄諸書差足伐山耳近日之爲國史者少爲野者多國史容有諱忌野史直恣胸臆其失縉紳少韋布多縉紳聞見猶廣韋布寡陋自專如建文事屢詔修復而仍稱革除隆慶事睹記未悉後先倒置一言不知可毋眘哉嗚呼正史整而多隱野史徼而易誣家史諛而溢眞數者皆幾安所折衷哉亦有局中人道局中事或在交戟而談日月之際或當戰塲而究風雲之變或扈從而述羈絏之勞或遠使而誇溟渤之勝覩記不爽歲時可

稽卽世在傳聞瞭如指掌持以參互庶可正訛尚若御製諸書謨訓功烈媲媺典謨會典備六曹職掌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錄秩吉凶之儀注行遣之制勑錢谷之會計兵馬之額數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天子動容宰相造膝藎臣諍議鬬士敵愾可以紀可以傳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以之編年則左氏用先以之紀傳則司馬爲烈出金匱石室之閟密佐以野史偏記補苴殘漏鼓吹休明俾革除遺事與奉天靖難並觀則伏節與翊運之趣操覩矣否泰錄與復辟

錄互攷則禦虜與奪門之功罪明矣視草餘錄與雙溪襍記相參則寧藩之護衛誰復病搨遺言與內閣首輔傳類閱則顧命之付托誰承諸如此例不嫌並陳不必曲諱不亦春秋之法昭然大明乎石渠之上必有擅才學識而秉公心直筆者文質相傳本末兼該爲一代良史奚待貿竿知禮采樵知樂者乎於治體無所繫雖正史寧芟有所埤則異典旁搜毋自恣毋詆讕毋影寫毋面譾毋略美毋沒善庶幾乎倚相董狐復見于今矣若夫任耳而爲目信古而爲管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焉能逋子玄之彈射乎嗟嗟文士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此至言也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幸毋令宋人笑人也